

30

老 滩

周建新 著

LAO TAN



老 难

周建新 著

LAO TAN

人
民
文
学
出
版
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老滩/周建新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08

ISBN 978-7-02-006773-2

I. 老… II. 周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94862 号

责任编辑:侯群雄 装帧设计:柳 泉

责任校对:刘光然 责任印制:周小滨

老 滩

周建新 著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209 千字 开本 640×960 毫米 1/16 印张 16.25 插页 2

2008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

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8000

ISBN 978-7-02-006773-2

定价:25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第一章

范老桅披件渍透了盐碱的汗褙，坐在高高的驾驶舱顶，瞭望宽广的大海，一动不动。海面腾着薄雾，天与海混沌在一起，满目尽是苍茫，海中那座高矗的天柱礁，也飘浮起来，插入天宫般，显出了虚幻。叼鱼郎（海鸱）们滑出天柱礁，舒缓地展开高贵的翅膀，傲慢地盘旋在海面。几乎没有风，海浪拍岸的声儿，都弱得遥不可及。海溜子涨满了，海面像展开的绸子，柔软平缓，海浪也睡着了般，有气无力地叩着渔船，范老桅几乎感觉不到摇晃。

天很闷，空气潮得能拧出水，别说是人，鱼虾都喘不过气来了，跃出水面弹来跳去。真是出潮的好时机呀，驾船驶出三五海里，浮褂子随便往海里一顺，鱼虾们就会自投罗网，坠沉网浮。可是，村里的渔船密密匝匝地泊着，弯向海里的码头像只卧着的老母狗，船如衔着乳头的狗崽子一般，牢牢地叼住岸，死死不放，谁也不敢越雷池半步。

这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辽东湾，那时的渔政仅仅是摆设，没人干涉渔民们捕捞的自由。渔民这么安分守己，怕的不是人，是风，是渔村的大喇叭渲染了三天的台风。渔村后面，横亘着一道山梁，传说是渤海龙王被台风刮入泥潭，深陷其中，难以自拔，不得不

怒发神力，猛然一拱，把本是低洼的泥潭抬举成了如今的龙湫背。龙湫背下，堆着一片衣冠冢，埋着一群没有尸首的坟头，那都是台风造过的孽，瞅一眼，渔村里的人就会胆颤心寒，谁还有出潮的勇气。

龙湫背上的大喇叭异常勤劳，停歇片刻，又响了，响得尖锐而又隆重，把沉寂的大海都惊动了，一道一道地泛波纹。拴着大喇叭的那株大树，也惊怵地哆嗦起来，满树的叶片哗哗地响，几只栖在树上的知了惨叫一声，在空中划着弧线，飞向远方。被大喇叭惊醒的还有大树下海神娘娘庙里的海神娘娘。海神娘娘泥塑的身子也被头顶的大喇叭折腾得累了，刚想小寐一下，细长的眼睛又被大喇叭喊醒了。大喇叭在提醒她，不能忘记她的职责——守望大海。

渔村里的头头轮番上阵，快把唾沫都说干了，还哑着嗓子警告，台风就要来了，谁也不许出潮，谁也不许拿小命当儿戏。

范老桅并不在乎大喇叭里喊着什么，该不该出潮，他有自己的小九九。他抬头看了看天，天像是涂了豆浆，太阳也不灼眼，月亮一般苍白。按理说，这样的天气，太阳的外边儿总该罩着一圈儿或明或暗的日晕吧，可是，几天过去了，预示大风的日晕，始终没出现。

猛然间，刁鱼郎兴奋起来，“啾啾”的叫声此起彼伏，傲慢的翅膀再也不安稳了，急促地扇动着。它们突然间聚成一片，向着大海的深处疾速飞去。这种情景，范老桅还很少见到，刁鱼郎喜欢在岸边浅滩觅食，一旦聚群而飞，那就是预告远方有渔汛了。他仔细倾听刁鱼郎不同寻常的叫声，瞄着刁鱼郎飞行的方向，敏锐地意识到，几十海里外的对虾起群了，聚起了一个浩大的虾群，一个让渔民眼晕的虾群。刁鱼郎们抢先享受这难得一遇的大餐去了。

范老桅突然激动了，心也闹海了般，汹涌澎湃。

揉着发麻的腿，捶着发紧的腰，范老桅站起身。他爬下驾驶舱，跨出船舷，蹲在岸上，把手插入海水里。那双长满老茧劈波斩

浪了二十几年的大手，立刻感觉出了大浪滔天之前大海独有的温暖与安宁，感受到了鱼虾们的活跃与惊恐。他知道，鱼儿也预感到了台风，在拼命地捕食，拼命地撑饱肚子。台风掀出的惊涛骇浪，会把大海搅成一锅粥，鱼儿潜入海底躲避起来，那时候，它们必须忍受饥饿了。范老桅的手从海水里抽出，他掐指算了算，抢在台风前，有足够的时间捞上一潮。

这么好的潮儿，一辈子也赶不上几回呀，刁鱼郎都赶去了，我凭啥不去？

范老桅兴奋起来，眼神比天上的太阳还要亮，好像眼前堆起了银光发亮的对虾山。他不再顾及大喇叭里凶狠地喊叫，他一定要下海里捞上一把。蹚过岸上的沙滩，穿入村中布满银白色蚶子皮的街巷，绕过几口焯毛虾的大锅灶，范老桅跑回自己的院子，用肩膀撞开屋门，冲着屋里大声喊：

出潮了——

大儿子范大锚举向空中的斧子停住了，他正帮着别人修船舵，父亲海蛎子般粗粝的大嗓门吓了他一大跳。他呆呆地望着门口兴奋异常的父亲，满脸流淌着疑惑，台风就要来了，父亲咋还张罗出潮呢？

小儿子范二毛，裹着潮乎乎的被单，赖在炕上呼呼大睡，那副胖乎乎圆滚滚的样子，活像躺在礁石上晒太阳的海猪，父亲能割开人皮肤的喊声都没惊醒他。这个二毛，贪睡得没人喊他，胡子睡白了也不愿意醒来。二毛有个语录，等我睡到共产主义，一睁眼，啥都摆在了眼前，那该多好。

范老桅不可能让小儿子睡到共产主义，哪怕是一刻钟也不允许，他要下海，他要出潮，他要驾着船，去龙王爷那里夺龙兵。他扬起长满老茧的大巴掌，照准二毛的屁股，狠狠地扇下去。二毛一激灵，像只海兔子，一蹿多远，然后倚在一角，惊恐地看着父亲。

父亲瞅都不瞅二毛，转过身子，急急地往外走，粗粝的嗓子又

喊了起来：范大锚懦弱地说，喇叭里喊着台风呢，要闹海了。范老桅轻蔑地一笑，哼，闹海？等咱爷儿仨弄座虾山，它再闹吧。

兄弟二人对视一眼，潮起潮落了几十年，一茬又一茬出潮赶海的人葬身鱼腹，惟有父亲海精灵一样，风让着他，浪躲着他，他们没有理由不相信父亲。

和每次出潮一样，父子三人爬上龙湫背，拜过海神娘娘，才折回身，穿过渔村，奔向码头，蹬上渔船，发动了机器。渔船“嘎嘎嘎”地入海中，螺旋桨犁开了平静的大海，船尾把压出的两道波浪，经久不息地扩散向远方。这艘 80 马力的小渔船，孤独地行驶在浩森的大海里。范老桅握着舵盘，盯着前方飞翔的叼鱼郎，泥塑般一动不动。

渐渐地，海面上跳荡出了细碎的浪花，风也有了，却辨不清究竟刮向哪里。行驶了大约二个时辰，叼鱼郎们突然不再振翅高飞，越聚越多地盘旋在一起，几乎翻滚成连接天海的白云。前方海的颜色骤然间青幽幽地发红，无序的浪花纷乱地碰撞着。泥塑一样的范老桅突然活了，望向大海的眼睛放出熠熠光芒，粗粝的大手异常的灵活，渔船在海里绕了几个 S 形的圈儿，他便放松了舵盘左下方的油门线，手在空气中荡了荡，校正了一下船头的位置，把舵固定住，让船缓慢地自动行驶。他钻出驾驶舱，兴奋地喊：

过龙兵了，快撒网！

三层褂子顺着父子三人的手，一片接一片地滑入海中，没过多久，船上带来的网全部抛光了。范老桅这才逆着海流，甩下大铁锚，稳住渔船，关了油门，让渔船静泊在大海里。他折回驾驶舱，登上头顶后面的睡铺，蜷着身子，安然入梦，好像他根本没布下天罗地网。

范老桅就是这样，他把海当成童年的摇车，岸上的时候，他时常难以入睡，可到了海里，只要想睡，倒下头就能扎入海神娘娘的怀抱。

尽管在海里忌讳说不吉利的话，范二毛却管不住自己，大喇叭里的警告，像这不阴不阳的天，笼罩在他的心头，他惟恐老天变脸，顺嘴嘀咕出来，海神娘娘保佑我们啊，千万别起风，千万别闹海，我还没活够呢。

范大锚生气了，在船上咋能瞎说话，没准哪句应验了，他吼道，闭上的你的乌鸦嘴。

范二毛的嘴闭上了，可心思却没闭上，他时不时地提醒着，哥，咱起网吧。说得范大锚心里毛愣愣的。

海里的白渐渐地浓，天是白的，太阳也是白的，船外的海也是灰白白的，世界好像飘浮进了云天里，让人感到被抛弃了般空寂无助。本来，范大锚并不恐惧大海，在范二毛接连不断的催促声中，他的心也浮在雾中一样，不托底了，他钻入驾驶舱，扒着睡铺的边沿，跷脚向上看了眼父亲，很想对父亲说，天气预报总不会瞎说，咱们起网吧。

父亲依旧鼾声如雷，没有一点儿睡醒的样子。看到父亲那张礁石一样坚定的脸，范大锚的心像抓到海底的锚，有了着落。他不再害怕了，再害怕，他就有愧于渔村的子孙，有愧于当范老桅的儿子了，真正的渔民哪有怕大海的？

范大锚不再听不争气的弟弟嘀咕了，退出驾驶舱，挥起拳头，瞪着弟弟，再次吼道，闭上你的臭嘴。

苍白的太阳渐渐西垂，大海里还是混沌得天水不分。范老桅鼾声骤然而停的时候，人也骤然而起，他只是说了句，拔锚起网，便像敏捷的灵猫，跳到船尾，捞起了大锚的缆绳。

手握在网纲上那一刻，范老桅的心立刻震颤起来，正像他预感的那样，他遇到了他一生从没遇到过的收获，虽然他没亲眼看到挂

满网的对虾,可他看到了网浮子都被压沉进了海水里,颤动的网网已经告诉了他一切。父子三人使足了全身的力气,一片接一片地往船上拔网。离开水面的网,密密麻麻地兜着对虾,它们活蹦乱跳地挣扎在三层褂子里,却又不能脱开。一个个对虾是那样的晶莹剔透、饱满肥硕,看得人满眼欢喜。

父子三人的手上都戴上了掌心烫了胶皮的线手套。二毛的手太嫩了,没多久就被网网勒出了血,胳膊也被对虾的针刺得血珠粒粒,他一个劲儿地喊疼,企图缓一缓火烧火燎的掌心。范老桅的双手交替着拽起沉重的网网,他的脖子青筋暴起,眼睛努着,快要努出了眼眶,大嘴张得像是吞掉一切的鲨鱼,那副凶狠的样子,不亚于阴曹地府的阎王。范二毛没有想到父亲的脸会扭曲成这个样子,扭曲得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,像是恶煞附体。他惊得头发都竖起来了,再也不敢偷懒了,虽然他永远不会像哥哥那样不遗余力,却也摆出使出吃奶的力气的架式。

范大锚那双成天抡斧子推刨子的手也没好到哪儿去,血泡在一点一点地鼓。他懂得父亲的眼神,知道危险时刻伴随在他们的左右,他默默地忍受着,哪怕把手拽烂了,他也决不吭出一声,收获的喜悦,压制了他的疼痛,对闹海的恐惧,平添了他的力气,他忘了自己的手。

范老桅熊掌一样的手心,丝毫无损,手套都磨碎了,却没磨破他的手。他不管儿子们的手有多疼,大吼着嗓门,让他们一刻不停地拔,豁出命来拔。他嚷着,咱抢的是龙兵,渤海龙王赶来,咱就麻烦了。

范大锚知道,父亲说的渤海龙王,就是大喇叭里喊了好几天的台风,父亲忌讳在海里说那两个字。范二毛不敢耍滑了,手再金贵也比不上命值钱,他快把一生的力气都用在这一刻了。

就在即将拔完的时候，网突然间剧烈地颤动起来，网纲被一股神秘的力量抻得笔直。范老桅心里一震，他意识到网上肯定缠上了有灵性的东西。鱼虾之类的平常海物，撞上了网，挣扎一阵儿，便服服帖帖地挂在网上。但有灵性的海牲口，绝不肯善罢甘休，非要挣个“鱼”死网破。莫非缠上了海豚，或者是海豹、海猪、海狗、海象之类？渔民是最讨厌打上这些海牲口，就像在陆上杀猴子，是件晦气的事儿，无论海牲口的皮多值钱，渔民最终还要放掉它们，除非它们死在网上，没办法才拖回岸，剥了皮，割下肥肉，耗上几坛好油，剩下的心肝肠脑悄悄地埋掉，恐怕乡邻们看到。

范老桅用一截木棍缠住网纲，卡在船上，他让两个儿子歇息一会儿。等到攒足了力气，他才给儿子的肩膀垫上厚厚的毛巾，把紧绷绷的网纲挑到他们的肩上，然后，父子三人骤然用力，网快速地滑上船，那些密密匝匝的对虾也随着网拔了上来。骤然间，网沉重无比，范老桅猛地吆喝一声，父子三人同时用力，一个庞然大物也随之拔离了海面。

最初的时候，范老桅以为这个黑糊糊的东西是只老海龟，可细一瞅，却有两只巨鳌和八只爪子，分明是只螃蟹。出潮几十年了，和海龟一样巨大的蟹，范老桅还是头一次见到。

落到船上的巨蟹，虽然身上缠着重重网线，还是高高地举起双鳌，坚强地挺立起来，脐下包裹着的黄灿灿的蟹籽也暴露无遗。巨蟹如同骄傲的胜利女神，挺立着身子，面对大海，背负阳光，高扬着双鳌。

淡白的日光照射在蟹壳上，那副青面獠牙状的恶鬼，清晰地显现出来，仿佛人工雕凿而成，远远看去，像个戴假面具的女人在狂舞。范二毛兴奋起来，蟹子越大肉越鲜，这么大的蟹，一只大鳌就

抵上一只梭子蟹，喂饱一个人没问题，那味道吃上一顿还不得把小辮美丢了。他顾不得勒得血肉模糊的手和身体的疲乏，一门心思地想抱起巨蟹往锅里送。尽管巨蟹比铁锅还要大一些，却不妨碍他把巨蟹煮熟的热情，因为船上有斧子，他可以把巨蟹卸下来煮。

风里浪里钻了这么多年，范老桅啥样的鱼虾鳖蟹没见过，面对这种半人半鬼状的庞然大蟹，他一时陷入了困惑之中，这种蟹他似乎见过，一时半晌却想不起在哪儿见过。正在思索间，二毛已经套住了两只能钳断人胳膊的蟹夹，巨蟹拼力地挣扎着，舞螯弄爪的样子，与逃婚被捉回的女人毫无二致。

一种特别憋闷的感觉突然钻入范老桅的胸膛，仿佛那对大螯夹住了他的心脏，让他的心动弹不得。范老桅看到巨蟹那对黑豆似的眼睛突然从蟹壳里支楞出来，两粒蚌壳里珍珠一样的泪水滚落下来。

蓦然，海神娘娘庙里的壁画势不可当地扑入范老桅的脑海，他看到一群恶魔闯进海神娘娘庙，挥舞着刀枪，将端庄的海神娘娘逼了出来，一路上，他们不断地追杀着，海神娘娘招架得精疲力竭，眼见得被恶魔们蚕食了。突然，一只巨蟹从海中横空而起，将海神娘娘收入脐内，恶魔们面对钢盔铁甲般的巨蟹，无计可施，悻悻而退。范老桅猛然醒悟，他想起了小时候，老祖父千遍万遍讲过的故事，那就是海神娘娘的卫士美人蟹千里救主，挺身护海的故事，这不正是那番情景在自己脑海中的重现吗？

蟹子能长得如此巨大，已经成了神灵之物，若不是贪吃对虾，怎会误入网中？范老桅不可能容忍二毛残害它，他抬起脚，一下子将二毛踢趴在船上，训斥道，馋得要死了，美人蟹长得这么大，是海里的神灵了，你不怕遭天谴哪！

范二毛不相信什么海中的神灵，不过是只螃蟹长疯了，长得和海龟一样大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，海里长的东西，生来就是让人吃的。二毛翻了眼父亲，爬起来，别愣着脑袋，无精打采钻进了睡舱。他不是不想吃那只巨蟹，也不是害怕会有什么报应，他是惹不起父亲。

剩余的网，三下五除二拔完了，范老桅校准船头，把舵盘交给范大锚，他要解除掉缠着美人蟹的网。

范大锚接过舵盘的时候，喃喃了一句，好像不是回家的方向。

范老桅说，去环城礁。

范大锚打了个哆嗦，环城礁的四周海沟纵横，暗流密布，沉船无数，海泥鳅都望而却步，恐怕海流抽懵了它们，父亲究竟是怎么了？

范老桅说，环城礁里是避风浪的好地方，把美人蟹送进去。

范大锚的手不敢碰舵盘了，用疑问的眼神望着父亲。

范老桅抓过大锚的双手，用力地摁在舵盘上，然后拍了下大锚的肩膀，示意给他一个坚定的眼神，那意思是说，怕啥，有你老爹呢。

范大锚没有理由不相信父亲，父亲行的船比他走的路还要多，渔船准会平安无事的。他定了定神，握稳舵盘，挂紧油门拉线，渔船“嗒嗒嗒”地叫着，驶向环城礁。

范老桅拿过一只剪子，耐心地剪着缠在美人蟹身上乱糟糟的网，直到挑开所有缠着美人蟹的网线。美人蟹不再紧张了，像只听话的小狗，收缩着双螯，老实地趴着，它的双眼从蟹壳的眼槽里支楞出来，羞怯地看着范老桅。这一刻，大海仿佛不是美人蟹的家了，船头冲撞海水的声音对它也没有了吸引力。

渔船行驶到环城礁外的海域，范老桅来了精神，他张扬起粗粝的大嗓门，指挥着范大锚左舷十五度右舷三十度地在海里蜿蜒前行，绕过了一道道海沟和暗流，逼近了环城礁。这片被暗礁包裹着的海域，只有落潮时才能露出一圈鬼蜮般的黑色暗礁，偌大的环城礁只有几处极难发现的入口，只能容纳小得不能再小的瓢盆子驶入。更重要的是，海域四周突兀出来的暗礁让海流变幻莫测，没有非凡的驾船技巧，准会被海流弄得晕头转向，落得个船倾人亡。辽东湾西海岸这几百里的渔村，除了范老桅，谁还能有这个本事？

渔船不能继续前行了，暗礁已经横在了眼前，这时候，范老桅

高声喊起：

下船吧，你到家了，环城礁就是你的新家。

美人蟹仿佛听懂了，舒展开蜷曲着的身體，两只黑豆般的眼睛从眼槽中竖起来，旋转着观察着这世界，这才展出巨大的双螯，“嚓嚓”地碰撞几下，对范老桅深深地作了个揖，然后用八只爪子小心地整理几下身子底下脐内的卵包，爬出渔船，坠入海中，向着环城礁入口游去。直到很远很远，美人蟹的双螯依然伸出海面，向范老桅示意着。

船上失去美人蟹，像失去女人一般寂寞。范老桅接过舵盘，驾着渔船，默默地驶离了环城礁。

虽然天海茫茫，范老桅却像熟悉自己的手一样，熟悉岸的位置，哪怕是天下浓雾。范大锚坐在船尾，眼睛直直望下去，他看到，螺旋桨把海水打得沸腾了。范二毛到底是年轻啊，把美人蟹拔上船时，他已经累得不行，是馋虫赠给了他力量，挨了父亲一脚，他便如泄了气的皮球一般，连爬上睡舱都和登天一样难。睡了一觉，他便缓过劲儿来了，盯着网中还在挣扎的对虾，舌头不住地舔着嘴唇。他终于忍受不住对虾的诱惑了，挑选着肥硕的大对虾，自己动手择网。

噢，对虾真肥呀，一只对虾的腰身便占满了二毛整个手掌，对虾在二毛的手里拱着，拱出了舒畅的质感，对虾的尾巴在空中弹着，弹出了叭叭的脆响。

二毛伏在船舷舀了一瓢海水，又从船上的水缸里舀了一瓢淡水，倒进铁锅，把择下来的一盆对虾倾泻进锅里，他要盐水煮大虾。那些对虾以为重获新生，拥挤着，拱动着，互不相让地游动起来，甚至弹跳着，幻想回归到大海。二毛就在这时盖上了锅盖，点燃了液化气。对虾们承受不住腾腾的蒸气，把锅盖撞得敲锣一般，若不是二毛的手在按着，对虾们肯定会弹飞锅盖，让锅盖飘到海里，成为一叶扁舟。

没多久,新鲜的香味便荡漾在整艘渔船,二毛实在等不及了,掀开了锅盖,扑面而来的热气都没推得动二毛嘴角的涎水。他拿着铁勺,刮下浮在上面的一层鲜红色的对虾油,顾不得烫嘴了,吸溜溜地一口接一口地往嘴里送。

那股鲜味儿,许多年之后范二毛还念念不忘。因为从此之后,渔村里的人再也没有活吃对虾的口福了。不是村里的渔民没这个机会,而是对虾实在太少,吃上一回等于吃金子,舍不得呀。

二毛大嚼着对虾肉,含糊不清地喊着,好吃得要成仙了。范老桅不理会儿儿子,他的眼睛只有前方。范大锚也没有理睬弟弟,他的眼光飘散到渔船犁开的波浪里。

二毛还在说,好吃得快成神仙了。渔船赶回来时,太阳已经压到了龙湫背,只是没有落下去,落下去的,是海里的潮。渔村的码头是小码头,出入港,一般都选择满潮,潮位不好,就在外海等着,等着潮涨上来。范老桅等不得,台风在他的脑袋里警告着,收对虾的人图的是个鲜,他必须立刻入港。

范老桅的渔船虽然不大,可载了沉重的负荷,驶入码头时,左突右拐地躲过了好几道暗礁,费了好一番力气,才靠上去。若不是范老桅把船驶得鱼一样灵活,早就搁浅了。

高兴的不仅仅是范家的父子,外贸局的人更是喜出望外,他们在渔村守了好多天,没守到一斤对虾,眼看着不能兑现合同,要赔外国人一大笔钱,是不怕死的范老桅救了他们。他们调来了好几辆冷藏车,守在码头,守在那群择网妇女的身旁,将择下的对虾装入包装箱,抬上大秤,送进冷藏车。

这一天,大概是范老桅一生中最爽的一天,一潮打上了好几万斤对虾,快把小船压扁了,十几万块钱,风刮来一般送进他的腰包。

钱多少，范老桅并不在乎，他在乎的是，他能知风知雨知鱼汛，能在渔村创造奇迹，他是真正的渔老大，真正的海的精灵。

船一靠上码头，范老桅就什么也不管了，他在乎的是打鱼的过程，靠了岸，过程就结束了，至于怎么择对虾，怎么卖对虾，交给儿子就是了。

范二毛对钱还没有后来那么深厚的兴趣，对虾撑足了他的肚子，也撑晕了他的脑袋，困意从他的肚皮爬上他的眼皮，想睁都不爱睁开，他哈欠连天地走出码头，回到家里，倒在炕上，袒露着肚皮，蒙头大睡。他累了，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累，他必须用觉补足。

剩余的事情，全交给范大锚了。

范大锚沉浸在收获的喜悦中，看到村里人羡慕的眼神和外贸局的人激动的眼神，彻底地走出了驾船时的拘谨，走出了平时的呆板，骄傲地挺着身板，不时地挑选大个头的对虾，分发给村里看热闹的孩子。对外贸局的人，范大锚也不讷了，话语中透露出当渔民的自豪，可在过秤时，却斤是斤两是两，分毫不让，以至于主管收购的一位经理，调侃着范大锚，跑头牛看不见，跑个虱子大惊小怪地追个八百里，眼睛是不是跑肚拉稀了，弄点清凉油治治吧。

范大锚准备买下村里的造船厂呢，这么多对虾，稍稍得意忘形，就会被过秤的人唬个千八百斤的。范大锚不想占便宜，也不愿意吃亏，钉是钉铆是铆，谁也别差谁的，那才是公平呢。至于牛和虱子谁大谁小，范大锚的眼睛并不糊涂，更没跑肚拉稀。范大锚和父亲一样，把村里人都视为家里人，家里人吃鱼吃虾，用得着上称约吗？用得着摸衣兜里的钱吗？

范老桅的收获让整个渔村骚动了，谁也不安心守在家了，他们的眼睛盯着网上密匝匝地闪烁着瓷色银光的对虾，把涎水咽进心里，后悔了自己的胆小如鼠。男人们怕被村干部发现，悄悄地潜入网铺，拉网装船。他们整舵理锚，用足力气往船上滚柴油桶，准备

到海里大干一场。女人们呢,大多来到了码头,说是从范老桅手里挣择网的钱,实际上,她们一天不摸到鱼虾,手就痒痒,大喇叭搅得她们闲了好几天,她们来这儿是过瘾的,当然,顺便也能解解馋。

大喇叭依然在搅着大家的耳朵,可他们的耳朵已经被警告磨出了茧子,把台风的警告当成了耳旁风。港口里的渔船再也停不稳了,范老桅丰厚的收获把渔村里的人诱惑得丧失掉了最初的理智和胆怯。始终寡言少语的范老桅终于说话了,说得还很多,他说,虾起风前,别出潮了,你老桅叔的对虾是为全村人打的,缺钱来取就是了,把船都拉到坞上吧,真的要闹海了,我出潮这么多年,别的没练会,看风看雨多少还能懂得。

渔村里的年轻人不以为然,认为喊了好几天的暴风雨,不过是无中生有,他们嘴里说,瞧瞧船,备备网,风头过了,抢个好潮。可他们心里却说,你范老桅捞了一船对虾,发了大财,凭啥不让我们去?

其实,他们根本不了解他们的老桅叔,范老桅从来不撒谎,也不认为别人在撒谎。他便踏实了下来,他甚至还算计了一番,给每家每户分多少彩头,可他算那些数字还不如看海里的鱼那样清晰,越算越不会算,他索性不算了,反正村里有会计,到时候把他找来,几毛几分都能算清楚。

分彩头是渔村的传统,和许多辽东湾西海岸上的渔村一样,村里的人以种地为主,打鱼是副业,打得多了,先在渔村里分,剩下的才走街串巷到内陆的村落里卖。只是这些年海货值钱了,渔村里的人才转到大海,以打鱼为主了。

雪亮的灯光照耀着码头,照耀着择网的妇女们,范老桅承受不起大家的羡慕,他离开码头,沿着海岸一路走下去,他好像不大适应在岸上生活了,他觉得他的每一个细胞都浸着海水,在海里他鱼一样灵活,可上了岸,他立刻沉寂下来,好像什么都不是了,连走路都磕磕绊绊的。

里岸暂时不是海岸了，因为落潮了，海水退得很远很远，看不到海水，听不到海潮，眼前黑黢黢的一大片，是渔村的万年老滩。老滩下面的螺蛤蛏蟹，养育着一代又一代渔村的人，喂肥了渔村的猫猪狗鸭。尽管天黑得让范老桅什么也看不到，可他的灵魂仍然能飞遍广阔的滩涂，他能感觉到花蛤在啃着海虫子，海螺蚕食着花蛤，章鱼用吸盘抠着海螺的肉身，还有小蟹覬覦着汪在浅水里的小虾，笔杆蛏听到风吹草动箭一般缩进沙窝子的深处。

老滩里的安静被鸭子们搅了，渔村里的鸭子对潮汐的感觉像人一样灵敏，总是准时地赶到海滩里，大扁嘴探入扁螃蟹、石香子、花蛛蟹的洞里大吃特嚼一顿。这些没人理睬的小海物滋润肥了渔村里的鸭子，鸭子们拖着胖身子，城里的大款一般横着走路。

渔村的鸭子非常不讲究，白天里屁眼儿一松，随地就下一个蛋，谁捡了就算是谁家的了。村里人对鸭蛋的处理也是与众不同，弄上几锹海泥，把鸭蛋塞里面，埋上一个月，挖出来煮熟了，蛋清鱼肉一样鲜，蛋黄蟹籽一样香。

听到鸭子觅食的“唼唼”声，范老桅感到饿了，在船上时二毛喂过他几口对虾肉，可不喝酒，吃啥都没有滋味。让儿子和外贸局的人打交道去吧，他要美滋滋地喝上一小壶。回到家里，炕桌上摆着两只在海泥里腌出油来的咸鸭蛋，一碗清水煮竹节虾，两棵大葱，一根黄瓜，就着一壶小烧，范老桅盘腿坐着，香喷喷地吃了起来。

范老桅打过的海鲜能堆出一座大山，可他的饮食习惯依然如此简单，大鱼大肉他不爱，小鱼小虾最解馋。海物这东西，就是这么怪，越小越有滋味，越少越是鲜香。竹节虾就是辽东湾的稀罕物，混杂在对虾群里，一潮打上个一两捧，就不错了。打对虾的网眼大，竹节虾小得像对虾的孙子，大多能穿过打对虾的三层褂子，偶尔被网线缠住的，少之又少。辽东的竹节虾，很似南海中的基围虾，身子长着斑马一样的花斑，只是比基围虾稍大一些，皮更薄一些，肉更实一些，味儿更鲜一些。

饭桌上天天有这些，范老桅就知足了，惟一不可缺的就是那壶